

诚然，在繁重的学习工作之余，撰稿或参加编辑工作都要付出精力和时间，但是和所有公益事业一样，没有志愿者的无私奉献，就没有我们一书在手时的快乐，当您在阅读我们这份记叙留比学人痛苦欢快和生活工作的杂志的时候，您是否觉得应该为她或为大家做些什么？

在此，本期责任编辑愿意向所有积极给予我们支持和帮助的朋友们，特别是为《留比通讯》志愿写稿，志愿输入的朋友们致以崇高的敬意，正是基于他们的辛勤劳动，《留比通讯》才得以健康成长。我们祝朋友们身体好，工作好，心情好！

我们愿更多的朋友积极参与到《留比通讯》的工作中来，让我们共同来办好我们自己的杂志。

《留比通讯》编辑部

一九九六年八月三十一日



【留比信息】

比利时各大学及研究机构中国学生学者简介（二）
=====

安特卫普大学



· 张 旭 ·

安特卫普大学座落在世界著名的港口城市——安特卫普。

该大学由 UFSIA, RUCA 和 UIA 三部分组成。UFSIA 共有哲学、艺术、法律、政治社会学及应用经济学五个专业，但前四个专业只包括第一循环（学生在 UFSIA 的学习期间是二年）。RUCA 所授专业主要有应用经济学、医学、政策发展与管理，其中一部分专业也只包括第一循环。此外在 RUCA 还设有高级翻译学院。UIA 则提供第二循环（毕业后相当于学士）和第三循环（包括硕士和博士）的教育，其专业除涵盖 UFSIA 和 RUCA 的所有科目外，还包括数学、物理、化学和生物等。第一循环的课程是必须的，第二循环中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选修一些课程。

中国留学生和学者主要在 UIA 和 RUCA 从事研究和学习。其中约有 80% 有奖学金。资助来源主要是欧共体等国际组织、比利时政府、大学及导师主持的项目。目前在 UIA 正式注册的有 50 余人。UIA 位于安特卫普南部静静的绿色区域中，校园静谧而美丽。新年伊始，UIA 新一届学生学者联谊会成立，并组织大家开展了排球、羽毛球、网球等多项体育活动。联谊会最大的特点是在留学生和学者之间形成一股强大的凝聚力。不论是哪一个人，也不管是举行婚礼、组织答辩仪式后的招待会、还是返家，都有许许多多的人自愿地伸出帮助之手，给当事人以亲人般的温暖。这种留学生及学者之间的帮助和交流，使得每个人在国外孤寂的生活充满了阳光。

（输入：马玉良）

比利时核研究中心

· 刘兴增 ·

比利时核研究中心 (SCK/CEN) 象其他核研究基地一样, 位于偏僻的所在地—— Mo1 小镇。在该小镇附近还有几家与核研究和生产有关的单位。

比利时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接受核能并且核能应用普及的国家之一, 其核电应用占总发电量的 70%。这就使得核能研究和核废料的处理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核研究中心是比利时主要的国立核能和核废物处置研究单位。

该中心从八十年代初期开始接受中国学者来短期进修或访问, 时间一般在几个月到一年之间。因此不断地会有新面孔的中国人出现, 新面孔刚变熟悉就要离去。来此中心的中国学者主要来自中国的核工业系统。

进入九十年代, 该中心开始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前后共有一名中国学生在此攻读博士学位, 一名中国学者在此做过博士后研究。其中阮达做完博士后工作后获得该中心的永久雇员职位, 他举办的 Flins (Fuzzy Logic and Intelligent Technologies in Nuclear Science) Workshop 每两年一次, 吸引了众多的模糊数学专家, 成为 SCK/CEN 的一件大事。

目前该中心有近十名中国学者在此工作。大家相互接触交流的机会频繁。基本上每个星期都能聚会一次, 或玩牌、或吹牛、或切磋乒乓球技艺。

我们热诚地希望通过《留比通讯》这片天地, 加强与其他中国学生学者的交流, 分享这短暂的国外生活时光。

~~~~~

### 【时空纵横】

#### 荷兰花节随想 =====

· 一 岷 ·

得知要去荷兰看花, 一向爱花的女儿兴奋不已, 早早就醒来了, 并以惊人的速度完成了穿衣, 吃饭, 洗漱。我在一旁欣赏着这一幅“motivation”的奇异效果的画面, 记起几天前女儿问我: “妈妈, 你要我现在学习吗?” 我注意到了她说“你要”而不是“我要”。我可以每天教她几个生字, 几道算题, 可是怎样才能激发她“我要学习, 我要奋斗”的精神呢?

巴士很快离开鲁汶城, 将我们带入乡间的公路上。这天天气极好, 一大早, 露珠还没有来得及滴落, 田野充满了清新。真想深深地吸一口这清新的空气, 才意识到正坐在全封闭空调车里, 奇怪地想念起那种没有玻璃的破破烂烂的长途汽车来了。一边欣赏着两旁的景色, 一边和身旁的朋友闲聊, 觉得十分惬意。容易晕车的我, 居然也不再恨“汽车旅行”入骨了。特别是驶入荷兰之后, 不时还有黄红相间的鲜花盛开的田野从身边闪过, 更是恨意全消。回忆起乘火车旅行, 总是联想起一幅灰不溜秋的图画。不知你是否也有同感, 当火车驶入一个城市车站之前, 窗外总是一幅脏兮兮的情景, 铁路两旁到处是废纸, 易拉罐盒, 灰巴巴的墙上画着五花八门的广告和一些人的乱涂以及一些已经分不出本色的毫无生气的房子。即使是在发达国家的具有现代文明的大都市也常是如此。

Keukenhof 公园并不大，占地约 70 英亩，但却汇集了六百万株郁金香，水仙花等花卉。我们惊奇地发现黑郁金香实际上是黑紫红色，想必电影“佐罗”里一定是用的黑色尼龙绸的假花。都说在咱们中国人多，却未曾想到这天公园里的人流密度更是大的惊人，尤其是去湖边的道上，几乎是人挨着人，象排着队似的。我们不堪忍受这一步一步的挪动，找空转入别的方向，才觉大松了一口气。

最喜欢的景色是在湖边。湖面很静，野鸭和天鹅悠悠哉哉地游来逛去，寻着食物，一只野鸭大摇大摆地从女儿脚边走过。我却在想，是否它也担心明天的口粮？是否它也觉得飘荡？我被几株参天古树间的缤纷花丛所迷住，绿色地毯般的草地，美丽傲然的郁金香，参天的古树……。我们一家人迅速步入草地，在花丛之间“咔嚓”一声，留下了这犹如梦境般的美景。想必此刻，这张照片正放在故乡妈妈的床头柜上，慰藉着我们彼此的思念。

(输入：王智)

---

### 一次特别的婚礼

=====

• 张 旭 •

参加婚礼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再平常不过。我也参加过无数次婚礼，但留下特别印象的并不多。然而，今年七月十一日在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校园里举行的来自吉林省的苗茂生博士和张雪梅女士的婚礼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是一次特别的婚礼。

特别之一在于举行婚礼的地点。俩人完全是在国内相识相恋，却选择在比利时搭筑爱巢，不能不说其想法别出新裁；婚礼的举办地点又设在俩人从事研究和学习的校园，更另具特殊的纪念意义。我想还要加上安特卫普大学（UIA）校园的美丽：这是一座掩映在绿色之中的校园，徜徉其中，你不时可见小鸟欢快地歌唱，野鸭自在地飞翔及野兔旁若无人地奔跑；静坐湖边，你亦可边尽情地吸吮夹杂在绿树丛中的簇簇红樱桃的果香，边醉心地欣赏成群的白鹅悠闲地戏水……。联想到俩人的名字，你不能不感到这宜人的景致更浓化了婚礼的特别韵味。有人感从此发，写了一副特殊的对联送与新人：

苗博士喜建苗圃祈盼新苗茂生  
张贤女洒雪入园憧憬再长雪梅

横批为：

生态平衡

读到这儿，你是不是已有点特别的感受了？

特别之二在于婚礼的形式与内容。因为是两位中国人在国外举行婚礼，其本来就包含了中外两个方面的影响，婚礼从始至终也正体现了民族传统与西方观念的结合。身着西服的新郎与身着中式旗袍的新娘伴着传统民乐“喜洋洋”携手步入礼堂后，庄重的具有西方特色的“婚礼进行曲”拉开了庆祝仪式的序幕。两人婚礼的主要形式是招待会和舞会，从形式上说以西方风格为主。参加婚礼的中外宾客或随着音乐节奏踏着舞步，或三三两两边饮酒边聊天，整个气氛轻松自然。兼具东西方特色的交换戒指和饮交杯酒的仪式结束后，学生会代表大家赠送装饰漂亮，一个套着一个的十个礼盒，让新婚夫妇从中寻找礼品，并表演盒子里面卡片上要求的节目。这一中式化的内容，又把婚礼推向高潮。招待舞会结束后，许多人又涌到新人的住处，出其不意地开始了传统的“闹新房”。由于在这儿的人大多为“过来人”，又来自祖国的四面八方，可以想像闹新房的内容会多么丰

富，形式会多么新颖，范围会多么广泛。如新人分头回答一些有趣的小问题以表现二人心心相印的和谐；“开心一刻”着意刻画二人默契的表演；“岁岁平安”则给新婚之日凭添了更多的喜庆气氛……。

总之，前后四个小时的闹新房活泼而不失高雅，喧闹而不流于庸俗，热烈而有节制。我相信新郎新娘更会难忘此宵。

然而于我而言，更特别的在于对这次婚礼的感受。两人举行结婚招待会的消息一发出，安特卫普大学 UIA 学生会即开始了紧锣密鼓的筹划。不管是过从密切的朋友，还是只有点头之交的校友，都自觉伸出帮助之手，从自己紧张的研究和学习中抽出大块时间，剪贴喜字，布置场地，采买物品，招待客人……。

把婚礼办成功差不多是每个人的心愿。忙碌中有人开玩笑：“我们不仅比新人还忙碌，好像也比新人更兴奋，这是不是不正常”？答曰：这十分正常。因为我们都远离亲人，所以我们要让新人感受到亲人的温暖；我们都身在他乡，更要体现出浓浓的同胞之情。是啊，这朴实而富有哲理的回答足以说明我的感受了，这感受就是中国人的互助精神，自发的凝聚力和共同的荣辱感。作为中国人的一员，我真的为这种精神感动和骄傲，我更希望这种精神永存！毫无疑问，这份感受也作为这次婚礼的一部分，永远留在我的记忆中。

难道这不是一次特别的婚礼吗？

1996年7月16日  
于比利时安特卫普大学法律系

（输入：申小海）

---

席间碎语

====

• 阿 浦 •

八月回国，在北京办完公事后，抽空回江南老家探亲访友，小住几天。几位旧日好友一起前来看望，好不热闹。不知不觉中已到了晚饭时分。

“阿浦已两年未回国了，我们几位也难得相会，何不趁此机会去喝上一杯。由我买单。”黄定义高声提议。他如今是一家国营机电公司的总经理，人称“黄总”。虽然据说他的公司最近不很景气，但是由他请客，大家都随声应和。于是一行五人来到一家叫“品真”的餐馆。

餐馆中等规模，室内布置优雅而整洁。可惜生意看似清淡。黄定义带着大家径直走往二楼的一间包厢，一路上老熟人似地向餐馆经理和跑堂小姐们打着招呼。坐定后，自然是美酒佳肴，欢声笑语。

酒过三巡，做东的黄定义提议我谈谈这次回国的观感。借着酒兴，我将这一星期来所见所闻的粗粗地发挥了一番，但也无非是些对城市面貌日新月异的惊奇；对经济建设高速发展的欣喜；对邓后政治形势稳定的关心；对社会文明程度低落的感叹；对环境严重污染的忧虑……。其实，我倒是很有兴趣想听听当地的新闻。

“好吧”。在我左首的李进开口了。他与我当年一起在业余大学混了张文凭，现今是这个县级市一家日报的编辑兼记者。李进端起酒杯，慢悠悠地呷了一口孔府宴酒：“给你说说我们前任市长的今天吧。”大家知道那指的是因腐败而倒台，已给判了重刑的“小陈希同”。中央电视台几天前刚播发了这只小老虎被判的消息。

“他现在被关押在邻县的一座监狱里，每天探望他的人络绎不绝。谁挡得住！那边现在的公安局长是他以前的部下么。他儿子每次去探监回来，总要带回大包礼品。也难怪，不少人还念着他哩。说他在位时虽敛财，但还是给办事解决问题。不象其他一些贪官污吏，只知道收刮民脂民膏。”李进顿了一下，接下去说：“不过他可能受不到这么好的板房待遇了。据说新任市领导班子已要求将他发往西北。”

“你们这儿的‘小北京’班子里，还有其他人沾了边么？”我问。

“有。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中，不少牵连其中，不是给革了职，就是给起了诉。”李进回答：“他们算是倒了霉吧。不过幸运的更多。中央专案组当时进驻我们市的时候，采取的是安抚政策。要不然，市、乡（镇）级的权力人物中，怕是有百分之七、八十都得去蹲板房了。”

“他们么，去蹲蹲也值得。好处总已捞了吧！可不象我们。”插话的是皮钟成，外号“皮虫”。我出国洋插队前，他就在一家国营纺织厂当机修工。但去年六月起下了岗。他接过了话头，自然是满腹牢骚。

“明明是失业，偏挑个好听的词叫‘下岗’。每月三百五十元钱下岗补贴，怎么养活老婆孩子！”我暗暗估算了一下，这补贴还折不到一千五百比朗。怪不得人说皮钟成一时摆地摊，一时蹬三轮，可惜没一样能干长。

皮钟成朝我看着我：“阿浦，你回国才几天，是走马看花，了解的不过是表面的繁荣。人说这是泡沫经济，深层里藏着危机。别看今天市场上要啥有啥，可绝不是大多数老百姓敢问津的。想想看，买五听易拉罐可乐，得化我一天的收入！现代化的路上，我们与发达国家最先接轨的是价格。可工资呢？确有人每月挣上一万、两万，可那不过是一小撮人而已。”他瞄了黄定义一眼，后者这时正在美滋滋地品尝那盘“宫廷蟠丝”。

“企业从来没有这么不景气过。我们厂百分之三十的工人下了岗。就是在岗，当个工人，收入也只够养家糊口。你要是去贫困地区看看农民的生活，那更要吓一跳。怪不得咱们的朱副总理大人看得都落了眼泪。”皮钟成接着说。“贫富差别这么悬殊。如今的日子哪，还真比不过当年！”我知道他指的那个“当年”。那时我们这一代人大多下乡去“修地球”，而他进了工矿，加入了“领导阶级”的行列。看来人的自我感觉也总是相对的。可皮钟成真的会留恋那既愚昧贫穷又摧残人性的年代吗？

“要是现在学生再上街，咱们工人怕不会闲着了。”皮钟成瞪着一双醉眼，冷冷地说。

“可不见得。”坐在我右首的金闽敏发话了。“依我看，你们工人还是比较守法的。现在对社会治安危害最大的还是那些流窜犯，对社会治安有潜在威胁的是那些难以管理的外地民工。”金闽敏是个“马路法官”，对刑事犯罪消息当比我们灵通。虽然他说的与皮钟成指的不是一码事，大家也乐意听他接下茬去。

“你们知道吗，昨天晚上北山公园又出了一条命案。这是六个月以来第三次谋杀案了。前两次凶犯都是外地流窜犯，这一次又会是。”

黄定义对此似乎已有所闻，“昨晚死者是不是市机电厂的保安人员？”

“真是。”金闽敏回答。“他和他女朋友在北山公园僻静处谈恋爱，被三个外地人抢了。这人也真是找死。已经下了山，又觉得身为保安人员，连自己的女朋友也保护不了，丢了脸，要去找他们算帐。一返身回去，就再也没下来。直到他女朋友报了警，凌晨在山上找到他的尸体。”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现在的治安哪，真成问题。你看那些公寓房，防盗门、防盗窗的，防得象个牢笼似的。可这就安全了吗！最近还好些，正在‘严打’。但怎么治本呢？”听到这里，我不禁想起前几天在上海一个公园前偶尔看到的一张告示。那是通辑江、浙、皖等邻省在逃犯的布告。整整二百个，其中三分之一左右是杀人犯。

转眼间已到了凌晨一时，包厢内空调机送出的凉风已带来寒意。该互道珍重互相告别了。

黄定义向侍者说了声：“上我帐上。”便先起身向门外走去。路过柜台前时，皮钟成向着帐单扫了一眼，转过脸，悄声对我说：“合我四个月工资。”走在我们前面的“黄总”显眼听到了这话，揶揄地扔回一句：“别在意，皮虫。江泽民的钱！”我愕然闻言，猛地想起当年下乡插队时，乡村干部挂在嘴上的“毛伯伯的钱”。

〔输入：倪既勤〕

~~~~~

【生活之页】

学车记

===

· 晓 康 ·

比利时虽然只是个人口一千万左右的小国，但是她的高速公路，特别是夜间所有高速公路都灯火通明，使比利时人大为自豪。比利时的每百人汽车占有率（三十六辆）在西欧也是名列前茅的。若想在此买汽车是很容易的。对初学驾驶的人来说也许买二手车更为合适。到任何一个二手货汽车市场，花上几万比郎便可买到一辆开了十万公里左右仍状况良好的小轿车。而且卖方会帮你办下一年的车检。一周之内便可办好过户，保险及牌照等手续。

买车虽然方便，但要取得驾驶执照则不那么容易了。在这里考驾照一般要过两道关，即理论考试和实地路考。

理论考试用荷兰语或法语进行，但可请中文翻译。共四十个选择题，可以错八个题，但其中只能有一个大错。可以自学或跟班学习。我很幸运，自学后第一次考试便通过了。

对于没有开过车的人来说也许路考更为困难。这里学开车可以向有驾照的父母亲朋学或上驾校学习。大多留学生一般都上驾校学习。驾校有两种学习模式，一种学十小时，然后自己练习六个月后参加路考；另一种学二十小时，三个月后可参加路考。驾校可选英语教练，一小时约 1550 比郎。我选择了后一种。上完驾校后，我分别在高速公路和市内，特别是闹市区作了三个多月的驾驶练习后，方开着驾校的教练车参加路考。驾校教练坐在我身边陪考，他的任务是作好刹车准备（驾校的车都有两副刹车，离合器及油门装置）。

先考场地，有进库，倒车，泊车，转头，车的各种灯光和雨刷的使用等等。车内有各种指示灯对应车外的灯具，如果教练遇紧急情况抢在我之前刹车，车内一盏红灯就会亮起来并发出“嘟嘟”声，这就意味着考试失败了。我第一次路考中的场地考勉强通过。一路上，坐在车后的考官表情严肃，时时让我驶入交通状况复杂或路标较多的地段，考核我的熟练程度及应变能力。经过四十分钟紧张驾驶终于返回原地。考官当场告诉我路考结果：“非常遗憾，先生您没有通过”。

接着在一张规定的表格中逐项填写如“倒车时碰一标志杆，进库合格，两次离骑车人太近，看后视镜不够频繁，一次车速超过限速……”这次失败使我体会到场地路考的严格。路考对驾驶员的技术及责任心要求都很高。又练习一个月后，我才顺利通过第二次路考。

在比利时，进驾校学习及路考要花相当于人民币一万多元的费用，而且要付出许多时间及精力。然而，如果不出大事故，比利时的正式驾照终生有效，而且不用复查。这也许就是其考试较严格的原因吧！一九九四年底，中华人民共和国与比利时达成协议，中国有效驾照持有者来比利时后可以直接换成当地的驾照而不用参加任何考试，这对留学生们来说，可算一条好消息吧。

某君招亲

====

·老毛子·

(本文纯属虚构，如有与真实情况相仿，纯属巧合，特此声明。)

话说某君在本城住了五六个年头了，也算是一条“学无止境”的“老学棍”了。同时来的赵钱孙李纷纷拿了学位去了美加，或回国当了“二鬼子”，某君却仍在混 Ph.D 的第二年。不过人分三六九等，某君明白自己的脑子不行，也甘于这么再泡几年，指着到了岁数，熬也该熬到个学位了。因此日子感到还可以，美中不足的是没有女人。

因此某君想招亲，而且想得发了疯。

本来三十好几的人了，除了吃喝拉撒睡之外，女人也是少不得的。某君对此深有体会。再说某君生得也不差，初晤颇令人好感，便唯恐别人以为自己没有女人是因为哪方面功能不济，若得了机会，便要说上一句：“兄弟以前也是有女人的！”就象阿 Q 免不了要宣称自己也是革命党一样。

此话不假，某君确也有过女人。不过后来跑了，跟了别人。某君就此象叫蝎子咬了一样，很是懊丧了一阵子。后来想再要，便不那么容易了。一则某君就此有了“名气”，女人们唯恐躲之不及；二则现如今女人也是受了高等教育的，明白找男人绝不能找笨男人，因此象张艺谋这类男人远比“浓眉大眼”的朱时茂吃香起来；加上本城的人口又少，很不容易有的几个单身女人也是求者甚众，自然轮不到某君了。

因此除了平日打发日复一日的工作之外，某君便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研究起如何“招亲”来了。

一日酒酣之后，某甲献言，“哥们儿，别在一棵树上吊死，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回国一趟，包老兄挑花了眼，带回来做了压寨夫人，岂不美哉！”

话粗理不粗，某君明白这是兄弟的一条好计。看看左邻右舍从国内娶来的媳妇个个如花似玉，着实令人心动。但眼下一时半会儿也回不去，远水不解近渴，望梅止渴尔，遂谢了甲，按下此计不提。当下又想，甲白吃白喝了之后，便拿这个搪塞我，明知此计非解燃眉之急，却只让我画饼充饥，岂不是误我！便渐渐疏远了甲。

又一日饭饱之后，某乙进言，“兄何不参加本城运动俱乐部，逢周末活动，每有靓女现，伺机近之，或可得手一二。”某君大喜过望，重谢乙，又重金置办球衣球鞋球拍，单等周末来临。

这一周末恰是好天，某君早早来到运动场。此时场上已有三男两女，皆为青春打扮，女人更是描眉画眼，重施粉黛，但毫无疑问均有四五十岁上下，疑为老年大学学生之类。某君一旁坐定，拿一只眼瞄住了入门，生怕有哪个美女溜过了自己的眼睛。约摸过了两个时辰，又有了八九位在场运动，加上几个带孩子的妇女坐在一边，总共不过十七八人，至散了也没有新人加入。非但没有见到一个年青漂亮的女人，倒叫某君的一只眼睛累得有点强直。

某君恨恨地骂了一句：“妈的！乙骗老子不成！”

回家气呼呼地吃了一碗意大利面，又喝了一杯啤酒算补了自己的眼睛，便出门卖了球衣球拍球鞋，自此断了参加俱乐部的念头。

为此某君又恨了某乙，可惜当下寻乙不到，正在火头上。不料一日正碰上乙挽了一位婷婷玉女迎面走来，此女气质不凡，谈吐得体，花容月貌自不消说。某君涌到嘴边的气话竟忘得一干二净，呆呆地望着人家款款而过，心中有说不出的懊恼。对此，某君很不能理解，某乙是后来的新人，论身材相貌，学历资格，都在某君之下。某乙国内的家乡又是被某君称作“乡下”的小地方，断没有理由交上这样的桃花运的。便疑心某乙那天做了手脚，让美女们都躲起来了，还害得他卖了球衣球拍球鞋。

便也断了同乙的来往。

斗转星移，又是月余过去，除了断了几个朋友之外，女人仍是没有着落。若不是某君害怕爱滋病，恐怕花上千把朗也要去趟红灯区了。某君总算还有点清醒，明白不能图一时的痛快误了自己一世的快活。除了暗下里叫几声“我快不行了！”草草打发了自己之外，少不得开始留意起其他城市的单身女人来。

一日，听说 A 城来了一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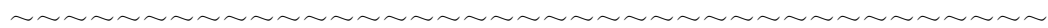
(待续未完，欲知下情，请看下期)

如何对待烦恼

=====

1. 千万不要对流言烦恼。首先要搞清事实。
2. 确切地知道你所烦恼的问题。把它写下来，正视它。
3. 每次只对一个问题烦恼。
4. 选择特定的一天，一个下午，或者一个晚上来对付烦恼。
5. 在烦恼时千万不要皱着眉头。要微笑着，哼着曲，或吹着口哨。
6. 千万不要在疲倦、生病、生气或抑郁时烦恼。
7. 千万不要在工作、玩耍、访友、购物或谈话时烦恼。
8. 在两种情况下千万不能烦恼：所烦恼的事完全在你掌握之中时，以及你对它无能为力时。

原载：1995 年 12 月 29 日《The Sword of the Lord》，既勤 摘译



【文学园地】

家有小船

=====

• 邵宇晨 •

家有小船，泊在荷兰。

都知道荷兰人围海造田的世界创举，荷兰人称之为“zeeland”。被围住的海就成了大大的咸水湖。其中有座也叫“zeeland”的大桥是欧洲之最——最长，最直。绕着湖，有着众多的美丽的渔村。著名的有 Goes，Zierikzee 等。之中有个名叫“Bruinisse”的小渔村，我们的“Jager”号就泊在那儿。

先生和我结婚之前就拥有了它，是当然的船长。作为一个男人是足以炫耀一番了。这不，和我的第一次正式约会就在这小帆船上。

首次见到“Jager”号，惊喜得不得了。人说“麻雀虽小，五脏俱全”。这小船长不过7.5米，最宽处只2.5米，却从厨房到卧室客厅样样俱全。甚至还有厕所，虽然小得一个人在里面都挤着，却是真正的卫生间。抽水马桶（抽的是海水，就地取材嘛）、盥洗、镜子、挂钩，外带小柜子。还有更先进时髦的东西哩。厨房用的是液化气，二个炉眼儿带个小烤箱。客厅有酒柜、立体声音响，还有一大堆航海用的显示器、电脑、无线电话系统……，许多设施象七巧板一样可以灵活地装卸，而且编排得很巧妙。桌子的夹缝里正好放地图册，与沙发一拼就成了张双人床，这样加上卧室的床可以睡四、五个人。台阶一移，竟是机房的入口。沙发下面是储藏柜，由于这个部分已浸在海水里，凉凉地全可当冰箱使用。酒柜的背后又是一番天地……。“螺蛳壳里做道场”，做足了耶。

这里的海湾里停泊着各种各样大大小小的游艇。一排排一行行井然有序。主人来自荷兰，比利时和德国。但到了夏天就成了国际俱乐部了。英国的、瑞士的、瑞典的、丹麦的船只，把个小港塞得满满的。海面上更是百舸争流。

岸上的设施非常好。宽敞的公共厕所和浴室总是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商人们是无孔不入的：超市、酒吧餐馆、航海商店、服装店、儿童乐园……但居然还有狗厕所：四方形的沙地，有把小铲子，边上一个垃圾箱。看看西方的城市，狗屎都成灾了，这实在是个不坏的主意。

有风的时候是出航的好时机。先生是真正的船长（此执照很难考的），我自称大副。起帆时要逆风，顺着风向不断地把帆左移或右移。于是小船乘风而去。

帆船航海堪称体育项目中的之最。百万富翁们也许是太懒，他们喜欢那种机动游艇，庞大宽敞，象开汽车般容易，管它什么西风北风的。总是“突，突，突”地叫嚣着神气地驶过，掀起的波浪把我们的小船弄得颠儿颠儿地直摇晃。但我从没羡慕过。因为只有帆船才能真正地享受到海的宁静。

风儿把帆鼓得满涨满涨地推动着船只，划过碧蓝的海面。只有海水拍击声。水鸟自由自在地追逐着掠过，伴着偶尔的轻啼。腥甜的海风轻柔地抚摸着你的肌肤，嗅着它就忍不住要做几个深呼吸。阳光暖暖地照着一切，蓝白两色的小船此刻纯洁得宛若少女，年轻得要飞起来。

“Jager”号横渡过英吉利海峡，经过比利时到过法国……其间的惊险故事这里就不细说了，赶明儿写个长篇，拿它作题材。觉得最开心的要数和朋友丹丹一起出游荒岛。

那是六月的一天。虽然暖洋洋的夏天还没到，但春天已过了，一切的一切都显得生机勃勃。野天鹅们一家拖儿带女地绕着我们的小船讨吃的。从没见过如此高傲的乞丐，吃了你的还咬你的脚趾头，“嘎嘎”地发出警告：别打我的丑小鸭的主意！

小岛上的丛林象迷宫一样，我们差点还迷了路。先生经验老道地告诉我们：“这种时候得找马迹，顺着马踏出的小道就能走出来。”有着马迹的小道太多了，无从选择。可倒还真见着了野马群。有着长长鬃毛的矮种马不怕人，却也警惕着呢，一不称心就咬住你，直到你给它一片面包。

最新鲜的事，是我们在岸边发现了野天鹅蛋！一堆呢。硕大的天鹅蛋惊得一向沉着平淡的丹丹“哦”地叫了起来：“热的耶，热的耶，好热呀！”她居然摸了天鹅蛋。鸟类对气味是极敏感的，特别对自己下的蛋。若沾上了别人的气味，鸟妈妈就不认它了，噙出来丢到巢外。可这个天鹅妈妈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等我们走开她又回巢继续孵她的蛋。这里的人是极爱野生动物的，天鹅又是有灵性的，聪明得很呢。

岸边的岩石堆上，缝里有许多海螺蛳。

先生的潜水技术已达到了三颗星。他经常在海底世界闲逛。逗逗鬼头鬼脑的乌贼鱼，让它喷你一脸墨汁；戳戳大螃蟹的脊背，它张牙舞爪地却就是够不到你；运气好的话会遇到25岁极龄的老龙虾，又大又肥，却只

能敬个礼，咽一下唾沫，这是万万拿不得的，否则立即没收潜水执照及很贵的全套潜水用具，两年不得潜水。于是老态龙钟的大龙虾朝你鞠躬，摇曳着长胡须大摇大摆地走它的路。

倒是没听说过禁止挖海螺蛳的。想起我那宁波老外婆做的炒螺蛳，洒点香葱，老酒一烹，那个香啊！这鲜物，怎能错过？！

丹丹和我撅着屁股挖得不亦乐乎。颜色绿绿的海螺蛳大大小小喜欢挤着一块儿吸在岩石上。这可便宜了我们，一抓一把，还称那大个儿的叫螺蛳爷爷，螺蛳奶奶。看见俩螺蛳黏一块儿的不怀好意地把他们分开，嘴里倒挺客气：“不好意思打扰了。”我精着呢，专挑那老爷爷老奶奶。太多了，小点儿的不希罕，再说断了绝了以后就没有口福了。

海螺蛳的壳硬得很，省点儿劲烧之前就不夹屁股了。吃的时候拿针挑着吃。大众菜谱里从没海螺蛳这道菜，怎么弄得好吃全凭经验和教训。其实呀简单得很，洗净加海水煮就得了。但这个简单的烹调方法，我们也是吃了5公斤淡水烧的淡而无味的海螺蛳之后才知道的。我吃海螺蛳跟在上海吃炒螺蛳一样，只吃那高蛋白的脑袋。拿针挑出来，一咬一只准确麻利得很。丹丹他们是连肠子一股脑儿地吞进肚里，也不怕砂子硌牙。心下想，北方人也许不吃那小小的河螺蛳的，田螺海螺的也许知道。想想大超市里那冰碴上的海螺蛳，光我们这儿的新鲜不说（个个活的），看看那价儿，实在是拣了大便宜喽。可不，丹丹是不客气了，吃不了还兜着走。回家和老公打了牙祭照了像，过后还美孜孜地给我看照片，大海碗里的海螺蛳堆得跟小山似的。

那以后我照旧经常和先生去航海，特地去海边往岩石丛中走走看看。不知是心理作用还是什么的，总觉得海螺蛳要比以前少得多。海螺蛳毕竟也有聪明的，“呀，那帮可怕的中国人又来了，逃吧！”

这几天我独自带着我的苏格兰牧羊犬“雪莉”在船上小住。两只宝贝猫“兰兰”和“冬冬”在家陪着先生。

四月的风已不冷了，旅游旺季又还没到，一切透着安逸和宁静。花木悄悄地却舒舒服服地吐着嫩叶。每天早晨去遛狗，最大的感受是又绿了，更绿了。草丛里藏着许多灰色的野兔。这可忙坏了“雪莉”，跑呀蹦的。有次还真逮着了一只，是个兔崽子。就拳头那么大点儿，黑色的毛，丑模丑样的，怪不得“小兔崽子”成了骂人的话呢。“雪莉”从小就受到我的“仁义道德”的强行灌输，虽然调皮捣蛋却从没伤害过任何生灵。也经常跟我的俩猫打架，累了还不是睡一窝，有时竟交臂迭股的呢。它只跟小兔闹着玩儿呢，可小兔哪儿知道哇，看着跟前那么个庞然大物，吓得都不会哆嗦了。我的狗儿心肠软着呢，只好放它一码，悻悻然走开去。

先生不在，一个人是不敢出海冒险的。这倒有兴致一个个渔村逛过来。

诗一般的小渔村用“美丽”这个词形容都嫌俗气。踏在宁静却并不寂寞的小街上，心情透着自在悠然。偶尔，打扮得花一般的小女孩骑着插着小三角旗的小自行车，欢快地驶过，留下腼腆的笑脸，让我好一阵回味。门窗大红大绿的小房子配着缤纷的小花园。即使是街面房子，窗户是明亮的，窗帘是敞开的，房间里的摆设一目了然。就象主人的胸怀，明净坦荡。生活是彩色的，也是简单的。这也许就是生活的真理。

渔村里最有看头的不是各种各样的教堂，要数那旧货店最有趣了（似乎没有古董店）。每次总是在门口站好一会儿，透过玻璃张望那些老土的熨斗、铜制的旧称、装柴禾的桶、皮制的钉着铜扣的鼓风机、老式的手动水泵、瓷脸的小丑娃娃、已发黑了的银烛台、各种西式吊灯、老掉牙的缝纫机、青花盘子（不是乾隆的，是荷兰的，大多画着风车和挤奶妇）、泛黄的儿童画册、旧的坏的玩具、烟灰缸、茶壶，还有什么罐呀瓶的……，心里就觉得好笑。这根本就是个废旧物资回收站。但不可否认地它使我充满了好奇心，有时也进去店里淘点自己喜欢的东西。这时候眼睛尖尖地总能发现一些中国的花瓶、盒子、盘子什么的。是不是古董我搞不懂，也不想搞懂。看着喜欢的就开始讨价还价了。

有次发现个形状别致有棱有角的中国花瓶，四面刻着类似“西厢记”的浮雕，极精致，象牙色的，可惜磨损得也厉害。一提，哇好重，心里就咯登地一下，龙骨做的呢！以前的主人显然并不爱惜它，那不深的槽里黑

乎乎的。一闻，一股烟味，敢情当烟灰缸使着的。即使是石头的也不能这么糟蹋呀！那画儿刻得多生动形象呵，工细着呢。一看那标价儿，气得我差点儿没吐血。才 9.5 个荷兰盾！真正地当破烂卖了。这个花瓶虽称不上什么国宝国粹的，但那材料工艺，外行人也看得出是咱中国的古典艺术品。那色儿又透着旧，说不定还真是个古董呢。是个宝贝！当下掏出十个盾，说买了。胖嘟嘟的店婆娘许是从没遇到过如此慷慨的主儿，两眼儿笑成了缝儿。一转身看见一副木制的非常光滑的餐具，柄上刻着非洲男女人像，女的还戴着项圈，做工不错，看上了。这次还价还得老板娘直叫“那送你得啦！”五个盾就拿下了。

荷兰的小渔村真的很有逛头的。有次迎面走来个带着宠物的荷兰红脸儿老头儿，咧着嘴呲着牙跟我打招呼。定睛一看，乐了。他左手牵着一条小狗，右手牵着的竟是一只荷兰兔。没见过有遛兔的吧。我抱起这只软乎乎的小东西，激动地大声告诉老头儿：“赶明儿也带着我的猫遛遛去。”以后的心思就全在这上面了，带母猫“兰兰”呢，还是带公猫“冬冬”？想着若全带上外加那只宝贝狗，该是怎样地滑稽和一塌糊涂哟。

黄昏时坐在岸边的长条椅子上，搂着我的狗一起眺望大海，看红红的太阳一点点落下去。身旁坐着个退休的德国老人，不停地用德语跟我讲话。反正德语和荷兰语差得不多，听懂了就答一句，没听懂就由着他去发挥。人老了，什么也干不动了，闲着呢。想想自己还没老呢就拥有了闲情雅致，好福气哩，也不知哪儿修来的，从中国吗？

无题
==

· 紫 苑 ·

上小学，中学时候，我最讨厌语文老师要我们通篇背诵文章，或在考试中道出加点句子的妙函。而今远离了中华的辉煌文化，耳濡目染欧洲的 Culture，脑海中常常涌现的却是童年是所读的课文，古诗。

伤感怀家时，是鲁迅先生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别了，我的覆盆子们”，当感受到歧视，为将要进行的 Negotiation 壮行时，是毛泽东的“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或者是“不是人民怕美帝，就是美帝怕人民”。感叹国内的一些政策，想起的是范老夫子在岳阳楼上的“进亦忧，退亦忧”。当问我能否唱一首中国歌时，情不自禁地唱出的是“映山红”……。

随着年龄的增长，童年的印象却最真，最亲。虽身在欧洲，每天说的是外国话，而梦中依旧是亲切的乡音，童年的图画。怎么会忘记那段无忧无虑的日子：我骑着自行车穿行于黄昏的树林中，后面跟着叽喳乱叫的弟弟……。

〔输入：小张〕

〔诗歌〕

搭车不遇
====

· 苏 洪 ·

布鲁塞尔郊外的一阵风
一片落叶

掠过我搭车的拇指

绷紧的目光

滑

落

在路边的绿草丛中

松

软

于古道旁长城外

那连天的苍翠

江南的垂柳

何年

也迁徙到此

你也感到冷吗

午后的梦中

还有没有水乡石桥

蝉鸣一片里

那稻米的清香

和袅袅的炊烟

下雨的时候

杏花如一片灿烂的歌声

英，你是否还记得

那些天真无猜的李子

生命

已经剥脱了许多地址

我们是候鸟还是流星

出发时的行囊里

还剩下什么好酒

那一片叶子

已经回家了

而骄傲的汽车们

还在激动地奔忙

高速公路上的灯亮了

给你们指向四面八方

我却在等待……

暮云似海

归期未定

1996年6月25—7月7日

（输入：王智）

网络发行:	老鲁汶大学	宫可印	(keyin.gong@chem.kuleuven.ac.be)
	新鲁汶大学	杨生俊	(syang@prcd.ucl.ac.be)
读者技术咨询:	IMEC	高腾	(teng.gao@imec.be)
本刊主编:	老鲁汶大学	倪既勤	(jiqin.ni@agr.kuleuven.ac.be)

订阅(或停订)请联系: keyin.gong@chem.kuleuven.ac.be

或: syang@prcd.ucl.ac.be

《留比通讯》www 地址: <http://130.104.159.10/1btx.html>

或: <http://pcqc5.quantchem.kuleuven.ac.be/~keyin/>

<http://www.uia.ua.ac.be/~u/mzhang>
